

# 师门轶事二则

——缅怀恩师吴征镒先生

杨世雄

(1963~)，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1997~2000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

## 初识吴先生

我的小学和中学的前半部分正处文革时期，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们熟知的名人中鲜有科学家，尽管吴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植物学家。那时熟知的名人除马、恩、列、斯、毛等革命导师外，主要是一批英模人物。如抗战期间去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英勇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解放战争期间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少年英雄刘胡兰；抗美援朝期间用身体挡子弹的黄继光，严守潜伏纪律、被大火烧死的邱少云，勇救朝鲜落水儿童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和平时做好人好事的雷锋，拽离受惊战马、保护火车安全的欧阳海，勇扑炸药包舍己救人的王杰（不是当前唱歌的那位），保护集体财产勇斗地主的少年英雄刘文学，等等，以军界人物为主。至于国内科技界的名人，印象最深的好像只有一个——数学家华罗庚。那时很少有人希望长大后当科学家的，记得曾有一次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课，全班同学的理想惊人的一致——当解放军，令语文老师唏嘘不已。

幸而在我们的求学阶段结束了文革，迎来了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的“科学的春天”。随着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关于科学家的内容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为国人所知。大概在我的大学期间，在一本介绍科学家的书籍中，读到了一则题为“识一叶而退千军”的故事，讲的是吴征镒先生抓住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的事迹，这是我对吴先生最初的了解。对吴先生的再次了解是在我大学毕业若干年后，当时在湖南的一所中学教书，为了备考研究生，初次接触到《植物地理学》，接触到吴先生学术思想最核心的部分——中国植物区系区划和中国植物区系热带亲缘的理论。当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考入昆明植物研究所之后，终于见到了吴先生本人，并有幸和吴先生在一个研究室共事。当时，吴先生的办公室在标本馆二楼，上下班途中有时能偶遇吴先生，更多的时候是在分类室和研究所的各项科研活动中，虽然我当时尚不是吴先生的弟子，但耳濡目染，还是从先生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大开了眼界。随着先生年事增高，办公室迁到山下后，与先生见面的机会逐渐减少，就在那时，我成了吴先生的弟子。先生的“被子植物八纲系统”和“多期、多系、多域起源”



与吴老会议后合影



的理论都是在那个时期获悉的。

## 难忘的论文答辩

师从吴先生是我一生的荣耀。因为我硕士期间的研究内容是植物系统学方面的，为弥补不足，当年特地报考的是吴先生植物区系地理方向的博士生。在我上基础课之前，论文题目已确定为“高黎贡山北段植物区系研究”。但在基础课结束时，我的一个山茶科广义核果茶属系统学研究的课题得到了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在先生的建议下，我的研究方向又回到了系统学研究。论文开题的过程中，曾与先生讨论过数次，得到了先生许多的指点，使得研究的进程得以平稳地前行。遗憾的是，当我的论文初稿完成，准备面呈先生斧正把关之时，也是我通过对多学科的大量实验数据深入分析总结，得出了一些结论，作出了一些推测，也积累了许多疑问，亟需得到先生的答疑解惑之时，先生因目疾住院手术了，痛失了一次系统深入地向先生请教的机会。幸亏分类室李锡文等老先生古道心肠，施以援手，使我的博士论文得以完稿。值得庆幸的是，在我论文答辩的那天，吴先生来到了答辩会场，令我倍感欣慰和鼓舞。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论文答辩。最值得一提的是评委提问的环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气氛之热烈，记忆犹新。李锡文老师一个人前后提问了将近一个小时，使我疲于应答，但受益匪浅。可能是受当时会场气氛的影响，吴先生突然发话了：“我也有个问题想问问你，核果茶的种子与山榄科植物的种子很像，二者之间有什么演化关系？”听到先生的提问，我脱口而出：“吴先生，您是我导师，今天应该帮我回答问题，怎么反过来问我问题呢？”会场一片笑声，使我释然轻松了不少，最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